

古流與新泉的交會 ——《字彙》引石鼓文考

高佑仁*

摘要

梅膺祚《字彙》將《說文》540部首簡化為214部，部首次序及各部所轄之字，均依筆畫多寡排列，改革過去辭書不便檢索之弊，具有開創性的貢獻。

石鼓文為北京故宮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初唐於天興縣出土後，著名詩人李白、杜甫、韓愈、韋應物等都曾撰文歌頌，歷代研究不輟，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石鼓文可說是學術影響力最為深遠的一件出土文獻。

梅膺祚的《字彙》是第一本正式採錄石鼓文字的大型字典，這標誌石鼓文的影響力由專業的古文字學研究，逐漸走入市民大眾。

《字彙》相關研究已汗牛充棟，但關於該書引用石鼓文情況迄今仍未有專文討論。本文詳細統計《字彙》引用石鼓文的次數，回覈石鼓文拓本，對《字彙》意見進行校釋，並藉以探討收字問題，以及對後世大型字典的編纂之啟發。

關鍵詞：《字彙》、石鼓文、異體字、楷定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The Confluence of the Old Stream and the New Spring--A Textual Research on Quoting Stone Drums in *Zi Hui*

Kao, You-Re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Mei Ying Zuo's *Zi Hui* simplified the 540 indexing components of *Shuo Wen* into 214. The order of the indexing components and the characters contained in each radical are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strokes. It has made a pioneering contribution to reforming the shortcomings of inconvenient retrieval of dictionaries. Script of Stone Drum as the treasure of the Palace Museum in Beijing, since it was unearthed in Tian Xing County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famous poets have written and praised it. *Zi Hui* is the first large-scale dictionary to officially record the stone drum characters,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influence of stone drum characters gradually entered the public from the professional study of ancient characters. The research on *Zi Hui* has been exhausted, but so far there has been nothing special discussion about the quotation of Stone Drums in the book. This article makes a detailed statistics of Stone Drums that quoted in *Zi Hui*, checks the rubbings of Stone Drums, explains the opinions of *Zi Hui*, and explores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s well as the inspiration for the compilation of large-scale dictionaries in future.

Keywords: *Zi Hui*, Script of Stone Drum, Variant forms of Chinese characters, Kaiding

古流與新泉的交會

——《字彙》引石鼓文考

高佑仁

一、前言

《字彙》作者為明代宣城梅膺祚，¹約成書於明神宗萬曆 43 年（1615），²採十二地支分成 12 卷，連同卷首、卷末共計 14 卷，依其兄梅鼎祚〈字彙序〉的統計，全書收字 33179 字。梅膺祚致力於部首改革，將《說文》以來的 540 部首，簡化為 214 部，部首次序及各部所轄之字，均依筆畫多寡排列。³廓清過去部首龐雜、字次無序、不利查考之弊。其成書之後「歷來之字書俱廢」，⁴人人奉為拱壁者，莫如《字彙》。……老師宿儒、蒙童小子，莫不群而習之」，⁵對於大眾的影響力極其深遠。《字彙》以後

¹ 梅膺祚字誕生，宣城（今安徽省宣城縣）人，史傳未載。據其兄梅鼎祚〈字彙序〉載，梅膺祚少學易，入國子監，精研六書之學，故成《字彙》一書。可知梅膺祚治學門徑從《周易》入手，其後轉為研究文字學。梅鼎祚《字彙·序》云：「誕生方彊年，行且謁仕」，《禮記》云：「人生……四十曰『強』。」故巫俊勳、古屋昭弘據此認為梅膺祚約生於萬曆初年，寫《字彙》時約四十。參巫俊勳：《〈字彙〉編纂理論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頁 6。〔日〕古屋昭弘：〈《字彙》與明代吳方言〉，收入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論叢編委會編：《語言學論叢》第 20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頁 140。參明·梅膺祚：《字彙》（臺北：世界書局，2018），首卷，頁 10。

² 梅膺祚《字彙》的具體成書年代不詳，但首卷有其兄梅鼎祚之序言，寫於「萬曆乙卯孟陬之月」，則《字彙》成書時間約為明神宗萬曆 43 年（乙卯年／西元 1615 年）正月。參明·梅膺祚：《字彙》，首卷，頁 11。

³ 其實《字彙》並非第一本依筆畫羅列部首與單字的字典。金·韓孝彥、道昭父子《篇海》分部首為 444 部，部內之字即以筆畫為次，不過部首順序仍按聲母系統排列。另外，成書於萬曆 3 年（1575）的《洪武正韻玉鍵》（作者張士佩），該書部內之字已據筆畫排列。早《字彙》十二年編纂完成的《洪武正韻彙編》，「部首」及「部中之字」均以筆畫檢字。參陳怡如：《〈正字通〉正補《字彙》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1），頁 51。

⁴ 參明·楊肅：〈字彙·序〉，收入明·梅膺祚：《字彙》，首卷，頁 13。

⁵ 康熙庚寅年希堯《五方元音·序》云：「字學一書，書不一家，近世之所流傳，而人人奉為拱壁者，

的大型字典，如《正字通》、《康熙字典》、《辭源》、《辭海》、《中文大字典》等均沿用其例。《字彙》改革，對後代辭書有開創性的貢獻，標誌「我國大型字典編纂正式進入成熟階段」。⁶

石鼓文為北京故宮博物館的鎮館之寶。⁷唐代初年於天興縣（今陝西省寶雞市）境出土，李白、杜甫、韓愈、韋應物等著名詩人都曾撰文歌頌其內容，歷代學者研究不輟，相關研究成果可參徐寶貴《石鼓文整理研究》，⁸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石鼓文可以說是學術影響力最為深遠的一件出土文獻。

二、問題意識

石鼓文從初唐出土以後便享譽盛名，而明代梅膺祚的《字彙》是第一本採納其字形的大型字典，此現象標誌石鼓文研究已達到一定數量與水平，由專業的文字學研究，逐漸走入民間。

《字彙》與石鼓文分別是辭書學與古文字學的重要著作，二者均為專業性的學術領域。研究《字彙》的學者，多半只提及梅膺祚收字時曾經採納石鼓文材料，很少覈核石鼓文，判斷《字彙》的楷定與釋讀是否適宜。⁹石鼓文研究者更是絕少將視

莫如《字彙》。蓋以筆畫之可分類而求，悉數而得也，於是老師宿儒、蒙童小子，莫不群而習之。」參明·樊騰鳳：《五方元音》，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小學類》第219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頁494。

⁶ 鄒鄩：〈《字彙》在字典編纂法上的創新〉，《辭書研究》5（1983.9），頁135。

⁷ 中央電視臺《國家寶藏》節目邀請北京故宮博物院等九家博物館，各自提供三件館藏的珍貴文物，為民眾講述文物的重點。其中，2017年12月3日首輯播出時，邀請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選出了故宮三件鎮館之寶，其中一件就是石鼓文（另外兩件分別為千里江山圖、盜母）。

⁸ 徐寶貴：《石鼓文整理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

⁹ 例如《字彙·阜部》云：「陴，象呂切，音序。見周宣王石鼓文。」（戊.64-65）鄧瑾繁指出：「《金石文字辨異》：『陴，唐《碧落碑》：『遯移氣陴，』案序作陴，見《石鼓文》。』《金石文字辨異》認為『序』與『陴』為異體字關係。又《集韻》：『序、陴、圩，《說文》：『東西牆也』，或作陴、圩。』《類篇》：『序，象呂切。』《說文》：『東西牆也。』《類篇》：『序，象呂切。東西牆也。』從以上可知，『序』與『陴』為異體字關係。」將「陴」視為「序」的異體，但回核石鼓文，該字原篆作「」，字明顯

角放諸《字彙》。面對《字彙》所引用的石鼓文材料，筆者有幾點疑惑：

（一）《字彙》引用石鼓文的次數

《字彙》相關的研究成果，數量已經十分豐富，然而《字彙》引用石鼓文的數量問題，仍無統一的答案。巫俊勳指出「《字彙》則收錄石鼓文四十九字」，¹⁰鄧瑾繁亦曾全面整理，並藉以分析梅膺祚釋義的方式，全部共計 46 例。¹¹兩種統計結果不一致，孰是孰非，值得進一步彙整研究。

（二）《字彙》對石鼓文的楷定是否允當

石鼓文的本質為春秋秦系石刻文字，雖然秦文字與隸、楷有前後相承的關係，但畢竟《字彙》是一本以楷書為主的字書，它如何將春秋文字楷定，並歸入 214 部首系統？其歸部是否有疑義，值得深入研究。

此外，石鼓文以古文字書寫，文句缺少歷代經師的研訂與注疏，釋讀不易。就連唐宋古文八大家之首的韓愈也說石鼓文「辭嚴義密讀難曉」(《石鼓歌》)，¹²蘇東坡也認為「欲讀嗟如鉗在口」(《石鼓歌》)。¹³石鼓文殘泐嚴重、晦澀難解、假借繁多，梅膺祚《字彙》對於石鼓文的楷定與分析是否正確？亦是一大重點。

（三）《字彙》收錄石鼓文的方式，予辭書編纂者之啟示

《字彙》是辭典學史上的重要著作，自從它採納石鼓文字進入字書以後，這些單字異體也多半被後世的大型字書所收錄，然而有部分字形難以驟信，後世字書該

當釋作「阪」，「陴」為誤釋。「阪」指山坡、斜坡，《詩·秦風·車鄰》毛傳云：「阪者曰阪。」釋「阪」也比較符合石鼓文〈作原〉篇的主旨。可見研究《字彙》中的《石鼓文》問題，覆核原拓是非常重要的前置作業。鄧瑾繁：《〈字彙〉釋義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學科專業碩士論文，2016），頁 77。漢·毛公傳，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詩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480。

¹⁰ 巫俊勳：《〈字彙〉編纂理論研究》，頁 45。

¹¹ 鄧瑾繁：《〈字彙〉釋義研究》，頁 74-78。

¹² 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全唐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841。

¹³ 見《鳳翔八觀》第一首，清·趙克宜纂輯：《角山樓蘇詩評註彙鈔》（臺北：新興書局，1967），頁 177-180。

如何處理這類有疑義的單字？而近年出土文獻大量湧現，說法眾說紛紜，後世字書在收錄古文字出土材料時，又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與立場？藉由檢討《字彙》著錄石鼓文字的情況與樣貌，將可為後世大型辭書之編纂工作，帶來許多建設性的啟示。

三、《字彙》引用石鼓文字的數量

截至目前為止，《字彙》的全文檢索系統有兩套，分別為「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無償公開）與「瀚堂典藏古籍資料庫」（需帳號登入），¹⁴但經過筆者實際使用後，發現二者均係掃描《字彙》原書，並由電腦進行基礎的「文字辨識」（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未經人工細校文字，因此搜尋結果只能呈現部分樣貌，¹⁵且文字錯訛的情況十分普遍，難以作為檢索依據。

本文運用各種方法，統計《字彙》引石鼓文共 54 例，詳細情況參附錄「《字彙》引石鼓文一覽表」，筆者逐條分析各例在石鼓文中的原出處，並在「今訂」中標明該字最適當的隸定方式。受限篇幅，本文挑選其中 10 條較有疑義者進行詳細校釋，分析《字彙》說法的是非優劣。

四、校釋

《字彙》徵引學者意見多用簡稱，於石鼓文資料中，常見的簡稱有：「薛」、「鄭」、「郭」、「施」、「王」、「注」等，巫俊勳已經指出「薛」指薛尚功，著有《歷代鐘鼎

¹⁴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為英籍漢學家 Donald Sturgeon（唐納德·斯特龍）所創辦，網址：<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瀚堂典藏》古籍資料庫」則由北京時代瀚堂科技有限公司開發，網址：<http://www.hytung.cn/>。

¹⁵ 以「《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資料庫」為例，搜尋「石鼓文」一詞，僅見兩例；搜尋「石鼓」一詞，則共 21 例，可見在資料庫尚未完善的情況下，還是只能人工逐條檢索。

彝器款識法帖》，「鄭」指鄭樵，著有《石鼓文考》、《石鼓音序》，「郭」指郭忠恕，著有《釋石鼓文》，「施」指施宿，著有《石鼓音》，「王」指王厚之，著有《石鼓文釋音》，¹⁶可信。「注」則指章樵，著有《古文苑注》。¹⁷

(一) 囟

單字	部首	篇卷頁碼	《字彙》原文	先鋒本原篆	石鼓文文例	今訂
囟	宀	子.32	周宣王石鼓文：「其求囟」，薛作「首」，鄭作「適」，即「直」字。		〈車工〉「其來適=」	適

《字彙·子》云：「囟，周宣王石鼓文：『其求囟』，薛作『首』，鄭作『適』，即『直』字。」《康熙字典》解釋云：「【石鼓文】其來囟囟，薛作首，鄭作適，卽囟字也。」¹⁸將字改釋為「鹵」（音一又ㄌ）。

此字《字彙》楷定為「囟」，《康熙字典》作「鹵」，均不可信。當即「適」字，石鼓文〈車工〉云：「其來適適」，原篆作「」。周艷紅《〈字彙〉訛誤類析》指出宋代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收《石鼓文》摹寫本作「」，與「適」差異較大，且沒有重文符號，可信。¹⁹

石鼓文〈車工〉文例為：「特=（解解）角弓，弓茲以寺（待）。適（吾）毆其樸，其來適=，射其狷（狷）蜀（獨）。」「樸」、「適」、「獨」都是屋部字，若釋為「直」（職部）、「」（幽部）、「首」（幽部）則不均叶韻。此外，《字彙》將文例引作「其求囟」，「來」誤釋成「求」。

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所錄石鼓文「其來適適」一句，不只字形失真，²⁰前後文例亦有錯漏訛誤的情況，²¹使文字釋讀造成偏差。「」可能是從「」

¹⁶ 巫俊勳：《〈字彙〉編纂理論研究》，頁 65。

¹⁷ 宋·章樵：《古文苑》（臺北：鼎文書局，1973）。

¹⁸ 清·張玉書等撰，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康熙字典：檢索本》（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89。

¹⁹ 周艷紅：《〈字彙〉訛誤類析》，《石家莊學院學報》2（2014.3），頁 84。

²⁰ 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21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17，頁 23。

²¹ 可參徐寶貴：《石鼓文整理研究》，頁 82。

字右半的「賣」減省訛變而來，已嚴重失真，使義不可解，而《字彙》將「𠄎」依形楷定而為「囟」。

本字在石鼓文的文例為「解解角弓，弓茲以寺（待），避（吾）毆其特，其來瀆瀆」，董珊〈石鼓文考證〉認為「其來瀆瀆」的「瀆瀆」似可以讀為《說文》「頊，頭頊頊，謹兒。從頁、玉聲。」之「頊頊」，指被驅趕的雄鹿謹慎不前的樣子。²²吳銘透過《說文》「賣，……讀若『育』」，認為當讀為「育育」或「迨迨」，主張乃「狀雄鹿驚懼而游移轉行之貌。」²³公牛被持弓的獵人追趕，則「來」的主詞當是前述的公牛，依常理鳥獸在被捕獵時往往四處逃散，將「瀆瀆」訓成「謹慎不前」恐不理想。「瀆瀆」一詞如何落實，還有討論的空間，²⁴但字形沒有疑義，《字彙》作「囟」顯然不確。

(二) 𠄎

單字	部首	篇卷 頁碼	《字彙》原文	先鋒本 原篆	石鼓文 文例	今訂
𠄎	冫	子.109	見周宣王石鼓文，注作宣。		〈鑾車〉「𠄎宣 (囟) □宣搏」	宣

《字彙·子》云：「𠄎，見周宣王石鼓文，注作宣。」教育部《異體字字典》據《字彙》收「𠄎」，據《正字通》收「𠄎」。²⁵《字彙》原篆作「𠄎」，下半寫成「且」形，教育部《異體字字典》據《字彙》收字而錄作「𠄎」，失真。

先秦古文字中，「冫」於偏旁常與「广」、「厂」替換不別，²⁶但和「冫」則判然

²² 董珊：〈石鼓文考證〉，《復旦網》網站，2009年4月29日，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776>（2022年12月10日上網）。

²³ 吳銘：《廣雅新證》（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學科專業博士論文，2017），頁462。

²⁴ 將「瀆瀆」一詞，往公牛被獵人追趕時奔逃的狀態去理解，可能比較適當。

²⁵ 參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編：〈A01019-003 宣〉，《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網站，2017年11月，網址：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TAXMDE5（2022年1月5日上網）。

²⁶ 參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意義相近的形旁互為通用」一節，第26條「冫、厂形旁通用例」。劉釗也指出：「古文字中厂、广二字在用做表意偏旁時可以通用」。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153。劉釗：《古文字構形學（修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頁336。

有分，古文字的「宣」未曾有从「宀」的寫法，就石鼓文原拓「」可知該字並非从「宀」，而是「宀」旁的首筆殘泐不見，《字彙》楷定為「𠄎」，實乃依據不完整的字體而形成的錯誤。

秦漢以後，「宣」依舊很少見到从「宀」的寫法，「石刻拓本資料」（由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架設）檢索系統中，从「宀」形寫法的「宣」，很大一部分實為「宜」的誤釋，例如「」（北魏一品嬪侯骨氏夫人墓誌）（魏尚書江陽王次妃石夫人墓誌銘）、「」（南宋呂願忠華景洞詩）、「」（宗室趙仲伋墓誌）等均是，下半从「且」不从「亘」，當是「宜」字。²⁷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在「宣」字下，除收錄前述的「𠄎」和「𠄎」外，另外還見「」字，材料出處為《六朝別字記新編》「始興忠武王蕭憺碑」。²⁸筆者回核該書原文云：「〔〕，吏譚道宣」，²⁹「宣」是該名官吏的私名，該字的彩照作「」，確實从「宀」而非「宀」，但「宀」形下有兩道橫筆，這樣的寫法在「宣」字中從未出現。綜合判斷，「」更可能是「宜」，其構形與「」（承議郎韓宗厚墓誌）的「宜」如出一轍，《六朝別字記新編》的「」摹寫失真。「宜」早在秦代即有从「宀」的寫法，如「」（嶽麓一·夢·102）、「」（嶽麓三·壻·418）。

綜上所述，在漢字演變過程中，「宣」無論在古文字還是隸變以後的文字中均从「宀」，楷書中少數從「宀」的「宣」應當是錯字。³⁰《字彙》楷定為「𠄎」，回覈石鼓文拓本可知「、」實為石刻殘泐，不足據。教育部《異體字字典》所收的三例从「宀」的「宣」字：「」（A01019-008）、「」（A01019-003）、「」（A01019-

²⁷ 例如南宋呂願忠華景洞詩一詩，「石刻拓本資料」釋文云：「預者六人：機宣劉襄、監州朱良弼……」，文中所謂的「機宣」無疑為「機宜」之誤，呂願忠〈假守睢陽呂願忠叔恭〉中云：「假守睢陽呂願忠叔恭、機宜祥符劉襄子思」，《欽定四庫全書·粵西叢載·卷二》載「預者三人：機宜劉襄、監郡朱良弼、司理葉仁」可證。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文字拓本》網站，網址：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imgsrv/takuhon/t_menu.html（2022年1月13日上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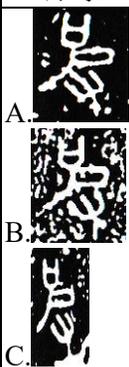
²⁸ 參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編：〈A01019-008 宣〉，《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網站，2017年11月，網址：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TAXMDE5（2022年1月5日上網）。

²⁹ 馬向欣：《六朝別字記新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頁54。

³⁰ 例如〈張法壽造像銘〉有兩個「宣」字，分別作：「」、「」，後一個字漏刻小點。

014)，均為誤釋。

(三) 𠂔

單字	部首	篇卷 頁碼	《字彙》原文	先鋒本 原篆	石鼓文 文例	今訂
𠂔	又	子.182	周宣王石鼓文：「王云『籀𠂔𠂔淖淵』文，『皮』字借作『被』音」。		A.〈汧毆〉「承彼皮淖淵」 B.〈作原〉「帥皮阪口」 C.〈馬薦〉「虹口皮口」	

《字彙·子》云：「𠂔，周宣王石鼓文，王云：『籀『𠂔𠂔淖淵』文，『皮』字借作『被』音。』」

石鼓文有三例「皮」字，字形相去不遠。據《字彙》所引「𠂔𠂔淖淵」，可知其指為〈汧毆〉之形（即圖表 A 字）。明代焦竑《俗書刊誤》有「𠂔皮」字，³¹其後《字彙》錄作「𠂔」，把左半楷定成「另」，《正字通》字頭依循《字彙》寫法，但指出：「舊注石鼓文『皮』字借作『被』，音『按』（引者按：當即「披」之誤字），『皮』本作『𠂔』，从『另』非」。³²教育部《異體字字典》除收「𠂔」字（A02732-004）外，並據《正字通》收錄「𠂔」（A02732-010），左下从「刀」。³³

古文字「皮」字作「𠂔」（九年衛鼎／集成 2831），許慎《說文》云：「剝取獸革者謂之皮。从又，爲省聲。」³⁴剝取獸革的動作稱為「皮」，而剝取下來的獸革亦可

³¹ 明·焦竑：《俗書刊誤》，收入《四庫善本叢書初編》第 5 帙第 38 冊（臺北：四庫善本叢書館，1958），卷 7，頁 6。

³² 明·張自烈撰，清·廖文英編，董琨整理：《正字通》（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6），頁 128。

³³ 《異體字字典》據《正字通》而收錄「𠂔」字，但《正字通》原字實作「𠂔」。字頭編號 A02732-010，參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編：〈A02732-010 皮〉，《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網站，2017 年 11 月，網址：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TAYNzMy（2022 年 1 月 5 日上網）。

³⁴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總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

稱「皮」，應改成从「又」从「𠂔」，「𠂔」象剝取獸皮之形。³⁵隸變以後，「皮」字作「𠂔」(南皮侯家鐘)、「𠂔」(張家山漢簡·算 36)、「皮」(銀雀山 406)、「𠂔」(江陽王元繼次妃石婉墓誌)、「皮」(唐開成石經《尚書》三)，「又」與「𠂔」兩個偏旁糅和為一。

無論是《字彙》的「𠂔」還是《正字通》的「𠂔」，顯然就是「𠂔」的依形隸定。《正字通》批評《字彙》認為「皮」字左下不从「力」，固然可信，但張自烈所隸定的「𠂔」亦難稱允妥。其實「𠂔」就是「皮」，實無必要另造「𠂔」或「𠂔」，這種寫法的「皮」字，在漢代以後從來不曾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過。

(四) 嗣

單字	部首	篇卷 頁碼	《字彙》原文	先鋒本 原篆	石鼓文 文例	今訂
嗣	寸	寅.37	見周宣王石鼓文，鄭云：「今作治字。」施云：「案《古文孝經》『治』字作『嗣』，與此小異」。		〈作原〉「道廷 (?)我嗣」	嗣

《字彙·寅》云：「見周宣王石鼓文，鄭云：『今作治字。』施云：『案《古文孝經》『治』字作『嗣』，與此小異。』」《康熙字典·寸部·十七》云：「嗣，《字彙》嗣，《石鼓文》治字。施云：『《古文孝經》治作嗣，與此寫法小異。』嗣字下从寸作。」³⁶

《字彙》與《康熙字典》均引及施宿《石鼓音》之說，主張《古文孝經》的「嗣」與本處的「嗣」小異。然細審字形，《古文孝經》與《字彙》的「嗣」寫法如出一轍，施宿何以說「與此小異」？此中必有疑義。今施宿《石鼓音》原書已佚，只能由古籍的徵引得知隻字片語，潘迪《石鼓文音訓》云：「嗣，嗣今作『治』字，施氏云：『案《古文孝經》『治』作『嗣』，與此小異。』」³⁷可見《石鼓文音訓》原文應為「嗣(嗣)」，左下从「糸」。潘迪《石鼓文音訓》的「嗣」字還能說是石鼓文「嗣」

司，2016)，頁 123。

³⁵ 季旭昇：《說文新證》(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頁 237。

³⁶ 清·張玉書等撰，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康熙字典·檢索本》，頁 296。

³⁷ 參清·尹彭壽：《石鼓文音訓集證》，收入山東文獻集成編纂委員會編：《山東文獻集成》第 4 輯第 22 冊(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1)，頁 332。

的依形隸定，但《字彙》將「H」形絲架與「彡」楷定成「扁」，則已嚴重失真。

(五) 眚

單字	部首	篇卷 頁碼	《字彙》原文	先鋒本 原篆	石鼓文 文例	今訂
眚	山	寅.63	見周宣王石鼓文，鄭云：「即『茵』字」。		〈鑾車〉「眚車載術」	眚

《字彙·寅》云：「見周宣王石鼓文，鄭云：『即茵字』」，《正字通》亦錄該字：「焦竑《略記字始》：『《石鼓文》茵，音酋』。眚、茵並譌文，宜刪。」³⁸

「眚」始見於《字彙》，後世字書如《正字通》、《康熙字典》、《中文大辭典》、《漢語大字典》、教育部《異體字字典》均錄。將「眚」釋為「茵」（音丑、），則為鄭樵之說。大徐本《說文》云：「，以艸補缺。从艸，丙聲。讀若陸。」从「丙」聲，與《字彙》「眚」下半从「目」形，難以契合。鄭樵《石鼓文考》已經亡佚，無由查考，今石鼓文中未有和「眚」或「茵」結構相合者，教育部《異體字字典》在「茵」字下收有「眚」，³⁹實不可信。後世字書應從張自烈《正字通》之建議，將「眚」字刪除。

然而，《字彙》所謂的「眚」字，又該是石鼓文中哪個字的誤釋呢？筆者認為當即「眚（省）」，字作「」，从目、生聲，與《字彙》所謂的「眚」、《俗書刊誤·略記字始》所謂的「茵」，⁴⁰形構接近。

(六) 章

單字	部首	篇卷 頁碼	《字彙》原文	先鋒本 原篆	石鼓文 文例	今訂
----	----	----------	--------	-----------	-----------	----

³⁸ 明·張自烈撰，清·廖文英編，董琨整理：《正字通》，頁295。

³⁹ 參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編：〈C11471-001〉，《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網站，2017年11月，網址：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zExNDcx（2022年1月5日上網）。

⁴⁰ 明·焦竑：《俗書刊誤》，卷7，頁6。

臺	耳	未.145	見周宣王石鼓文，薛作「高」，按〈碧落碑〉「高」字同此，鄭云：「今作『享』」。		〈吳人〉「曾受其臺（庸）」	郭 墉 墉
---	---	-------	--	---	---------------	-------------

《字彙·未》云：「臺，見周宣王石鼓文，薛作『高』，按〈碧落碑〉高字同此，鄭云『今作享』。」《正字通》云：「『高』、『享』从耳，義無所取，石鼓、古碑譌。」⁴¹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在「高」與「享」字同列「臺」為異體字。⁴²

梅膺祚隸定作「臺」，引薛尚功釋「高」及鄭樵作「享」，僅說明字與〈碧落碑〉之「高」寫法相同，並未判斷該釋「高」還是「享」。〈碧落碑〉云：「德冠母儀，事高嬪則。」其中「高」字作「」，此碑刻於唐總章3年（670），文字詭奇，雜糅多體，「」顯然是仿效石鼓文寫法而來。石鼓文的「」，薛尚功釋為「高」，〈碧落碑〉作者據此而用為「高」字。乍看《字彙》所謂「薛作『高』，按〈碧落碑〉『高』字同此」，易使人誤會可用〈碧落碑〉反證薛尚功釋「高」之說可信，實則導果為因。

回覈石鼓文〈吳人〉云：「曾受其臺」，「臺」乃「城墉」之「墉」的初文，在此應讀成「庸」。⁴³雖然享、臺（墩）、臺諸字，在漢字演化歷程中最終合併成「享」，⁴⁴但在石鼓文的春秋時代，三字應當判然可分，石鼓文時代「臺」不能釋作「享」。宋人誤釋「」為「高」或「享」，因此將「臺」視為「高」或「享」的異體字，實不符合實際情況。

（七）赶

單字	部首	篇卷 頁碼	《字彙》原文	先鋒本 原篆	石鼓文 文例	今訂
赶	走	酉.104	即趣字，周宣王石鼓文「赶赶六馬」。		〈鑾車〉「赶赶駱馬」	赶

《字彙·酉》云：「赶，即趣字，周宣王石鼓文『赶赶六馬』。」《康熙字典》：「《周

⁴¹ 明·張自烈撰，清·廖文英編，董琨整理：《正字通》，頁866。

⁴² 參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編：〈A04667-002 高〉，《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網站，2017年11月，網址：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TA0NjY3（2022年1月5日上網）。

⁴³ 徐寶貴：《石鼓文整理研究》，頁849。

⁴⁴ 高佑仁：《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曹沫之陣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頁337。

秦石刻釋音：『𨔵，鄭云「即趣字。《詩》：蹶維趣馬。」章云：「𨔵，今作徐」』。⁴⁵章樵《古文苑》注：云「『鄭云「𨔵」即「趣」字。……六馬，天子所駕也，趣趣然調和閑習。』」⁴⁶教育部《異體字字典》亦收「𨔵」字，列為「趣」字異體。⁴⁷

《字彙》已指出文例為「𨔵𨔵六馬」，回覈石鼓文，所謂的「𨔵」原篆作「」，字从「走」、「多」聲，右下為重文符號，《字彙》作「𨔵」，顯然不確。

《說文》云：「趨，趨趙，久也。从走多聲。」又「趙，趨趙也」，段注：「趨、趙雙聲字，與跼蹐、躡蹠、躡蹠字皆為雙聲轉語。」⁴⁸《說文·走部》：「趨，趨趙也。」

《段注》：「女，行遲曳女女也。各本都訛作『久』。雙聲字，與蹐蹐、躡蹠字皆為雙聲轉語。」桂馥《義證》：「行遲曳女女，像人脛有所麗也。」《定聲》：「趨，遲於行也。」《字源》云：「與『趙』構成一個連綿詞，『趨趙』，《說文》訓『久也』，即行走遲緩義，與『跼蹐』、『躡蹠』、『躡蹠』、『蹠蹠』等音近義同，是同一個詞的不同寫法」。⁴⁹《說文》所謂的「趨趙」，是一組連綿詞，這種用法在出土文獻尚未出現過。

寫於北宋的《廣韻》將「趨」列為「趨」之俗字，⁵⁰商承祚認為「『趨』乃『趨』之初字，从走多會意」。⁵¹《詩經·猗嗟》：「巧趨踰兮」，《經典釋文》指出「（趨）本又作趨。」黃焯《經典釋文彙校》：「唐寫本作趨，趨，正字；趨，後出字。」⁵²《敦煌俗字譜》的「趨」均置於「趨」字下，⁵³出土於阿斯塔那三三七號唐代墓葬的吐魯番古注本《急就篇》，其中「雄雌牝（牝）牡相隨趨（趨）」亦將「趨」當成「趨」

⁴⁵ 清·張玉書等撰，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康熙字典：檢索本》，頁1215。

⁴⁶ 宋·章樵：《古文苑》，頁8。

⁴⁷ 參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編：〈A03999-001 趣〉，《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網站，網址：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TAzOTk5（2022年1月5日上網）。

⁴⁸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總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頁65-66。

⁴⁹ 李學勤：《字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頁105。

⁵⁰ 宋·陳彭年撰，余迺永校注：《新校互註宋本廣韻（定稿本）》（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頁77。

⁵¹ 商承祚：〈《石刻篆文編》字說（二十七則）〉，《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1980.3），頁90。另收入《古文字研究》第5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213。

⁵² 唐·陸德明、黃焯、黃延祖彙校：《經典釋文彙校》（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153。

⁵³ 潘重規：《敦煌俗字譜》（臺北：石門圖書公司，1978），頁319。

字使用。⁵⁴太寧 2 年(562)費康遠墓誌「握蘭趨走，簡在帝心。」其「趨」字作「」，右旁已訛寫為「多」。從上述這些材料來看，當成「趨」俗字的「趨」，出現的時代比不會早於秦漢，隸變以後「芻」與「多」寫法接近，俗字因此錯訛。

現在看來《說文》訓為「趨趙」的「趨」以及「趨」的俗字「趨」並非同字，一來「趨趙」為連綿詞不能單獨解釋，二來「趨趙」為躊躇不前，「趨（趨）」則是奔跑之義，⁵⁵二者意義有很大差別。「趨」作為「趨」的俗體，出現時間已跨入漢代之後，可見將石鼓文的「趨」視為「趨」，⁵⁶並不允當。

郭沫若認為〈鑾車〉「趨趨奔馬」即《詩經·小雅·四牡》中的「嘽嘽駱馬」，《說文》「疹」字下引作「疹疹駱馬」，⁵⁷甚是。「嘽嘽」形容戎車之盛，這種用法在《詩經》的〈崧高〉、〈常武〉等篇均曾出現。

總的來說，《古文苑》視「趯」為「趣」之異體，《字彙》採納此說，歷代字典也多沿用此說。但「趯」當為一個誤釋字，石鼓文作「趨」，筆者在傳世與出土文獻中並未找到可信無疑的「趯」字，「趯」實應從字書中剔除。

(八) 阨

單字	部首	篇卷 頁碼	《字彙》原文	先鋒本 原篆	石鼓文 文例	今訂
阨	阜	戊.61	見周宣王石鼓文，鄭作「阨」，今作「陸」，薛作阨籀文。		〈田車〉「避阨（吾）戎止阨（顛）」	阨

《字彙·戊》云：「阨，見周宣王石鼓文，鄭作『阨』，今作『陸』，薛作『阨』」

⁵⁴ 參張傳官：〈《肩水金關漢簡（伍）》所見《急就篇》殘簡輯校——出土散見《急就篇》資料輯錄（續）〉，《復旦網》網站，2016年8月26日，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2884>（2022年1月5日上網）。

⁵⁵ 《公羊傳·桓公二年》：「殤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何休注：「趨，走也。」漢·何休注，唐·徐彥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公羊傳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82。

⁵⁶ 商承祚《石刻篆文編》認為「『趨』為『趨』之本字」，參商承祚：《石刻篆文編》（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卷2，頁16。

⁵⁷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詛楚文考釋》，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9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頁101-102。

籀文。」《俗書刊誤》的「阨」應是《字彙》收字來源。⁵⁸

「陸」字大徐本《說文》云：「陸，高平地。从阜从壘，壘亦聲。，籀文陸。」⁵⁹段注本直接分析成从阜、壘聲，⁶⁰既然「壘」的本義為「土塊壘壘也」，則大徐本將「陸」分析成亦聲字的觀點較妥。「陸」古文字作：

				
殷商·《合集》 36825	殷商晚·陸冊父 乙 卣 / 集成 5052	殷商晚·陸冊父 庚 卣 / 集成 5081	商代晚期或西 周早期·陸父甲 角 / 集成 8372	西周早期·陸婦 簋 / 集成 3621
				
西周中·義伯簋 / 集成 03619	春秋晚期·邾公 鉶鐘 / 集成 102	春秋晚期·庚壺 / 集成 9733	戰國·陶錄 4.184.1	秦印·陸都

「陸」甲骨文作「陸」，从「阜」、「堯」聲，商周金文或繁化「阜」旁而作「𡗗」，或將「堯」聲省成「尢」聲（由此一線索可知「堯」與「尢」音讀沒有差別），邾公鉶鐘增添「土」旁義符，並將「堯」省成「𡗗」，早在甲骨文字形「尢」本即从「六」聲（「尢」、「六」均是來紐幽部字），可證「尢」、「六」聲近。《說文》「陸」作「陸」，从「阜」、「壘」聲，⁶¹以上是對「陸」字演變脈絡的說明。

李殿魁在教育部《異體字字典》「阨」字「研訂說明」中依循《俗書刊誤》、《漢語大字典》的說法，把「阨」列為「陸」之異體。⁶²但石鼓文並無確信無疑的「陸」字，筆者認為《字彙》的「阨」當指〈田車〉的「阨」，其文例為「避（吾）戎止△」，其與古文字的「陸」字有明顯差異，薛尚功隸定的「阨」，亦不可信。「阨」

⁵⁸ 明·焦竑：《俗書刊誤》，卷7，頁6。

⁵⁹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78），頁304。

⁶⁰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總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頁738。

⁶¹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總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頁738。

⁶² 參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編：〈A04424-013 陸〉，《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網站，2017年11月，網址：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TA0NDI0（2022年1月5日上網）。

左半从「阜」無疑，右半寫法較近於「矢」，學界一般將該字隸定作「陝」，⁶³「矢」旁古文字寫成「𠂔」(毆·格伯簋／集成 4264)、「𠂔」(彤·伯晨鼎／集成 2816)。董珊進一步將「陝」讀作「顛」，⁶⁴「吾戎止(陝)顛」指戎車停放在山巔，此說在字形與意義上較《字彙》釋「陸」來得理想。

(九) 旛、翰

單字	部首	篇卷頁碼	《字彙》原文	先鋒本原篆	石鼓文文例	今訂
旛	飛	戌.165	石鼓文：「旛旛𦏧𦏧」，音義與「翰」同。		〈吾水〉 「四翰𦏧𦏧」	翰
翰	飛	戌.165	見周宣王石鼓文，郭云：「籀文『翰』从飛」			

《字彙》的「旛」與「翰」皆取自石鼓文，音義都與「翰」有關，其中「旛」字《字彙》更具體引出石鼓文之文例。若看《字彙》內容，會誤以為石鼓文有从「𠂔」與「𠂔」兩種「翰」字，實則不然。

回覈石鼓文，可發現有「翰」而無「旛」，〈吾水〉云：「四翰(翰)𦏧𦏧」，「翰」字石鼓文原篆作「」，《字彙》「旛」引《石鼓文》文例作「旛旛𦏧𦏧」，可知《字彙》所收的「旛」正是「」無誤。但「」字當从「𠂔」而不从「𠂔」。

石鼓文〈吾水〉「四翰𦏧𦏧」的「四」，原篆作「」，徐寶貴《石鼓文整理研究》云：「『四』字微泐，作形。」⁶⁵可信，而《字彙》引作「旛旛𦏧𦏧」，「旛」字石鼓文僅出現一次，見於〈田車〉「左驂旛旛」，〈吾水〉的「四翰」何以《字彙》

⁶³ 「」字學界一般隸定作「陝」，參徐寶貴：《石鼓文整理研究》，頁 816。董珊：〈石鼓文考證〉，《復旦網》網站，2009 年 4 月 29 日，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776>（2022 年 12 月 10 日上網）。王輝：《秦出土文獻編年》（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頁 49。黃傑：〈石鼓文「其寫」考〉，《武漢大學簡帛網》網站，2013 年 5 月 15 日，網址：<http://www.bsm.org.cn/?guwenzi/6032.html>（2022 年 12 月 10 日上網）。齊明芸：《先秦石刻文字研究》（長春：吉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碩士論文，2015），頁 80。臧克和、郭瑞主編：《秦漢六朝字形譜》（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頁 6636。暨慧琳：《〈說文古籀疏證〉研究》（廈門：廈門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碩士論文，2017），頁 79。

⁶⁴ 董珊：〈石鼓文考證〉，《復旦網》網站，2009 年 4 月 29 日，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776>（2022 年 12 月 10 日上網）。

⁶⁵ 徐寶貴：《石鼓文整理研究》，頁 805。

會引成「旛旛」，當為古代石鼓文研究者所據資料傳錄錯訛而致誤。

(十) 鱒

單字	部首	篇卷 頁碼	《字彙》原文	先鋒本 原篆	石鼓文 文例	今訂
鱒	魚	亥.80	周宣王石鼓文「黃帛其鱒」 注：「卑連切，音邊」，鄭作 「鮒」。		〈汧毆〉 「黃白其鱒、有 鱒有鮒」	鱒

《字彙·亥》云：「鱒，周宣王石鼓文『黃帛其鱒』，注：『卑連切』，音邊，鄭作『鮒』。」《正字通》「鱒，石鼓文『黃帛其鱒』，注：音『邊』，鄭作『鮒』。」⁶⁶《康熙字典》亦收「鱒」字。⁶⁷教育部《異體字字典》在「鮒」字下收錄「鱒」(B05954-003)與「𩺰」(B05954-004)兩個異體字。⁶⁸

此字問題比較複雜，我們分點說明如下：

1、《字彙》的「鱒」字，後世字書如《正字通》、《康熙字典》、《古籀彙編》等均予以沿用。字典中最早收錄石鼓文「鱒」字，當為《俗書刊誤》，字形作「𩺰(鮒)」，⁶⁹从魚、專聲，「魚」小篆作「𩺰」，「𩺰」是小篆的隸定楷化字，若把「𩺰」字下半的「火」旁類化成「大」，即是《俗書刊誤》「𩺰」字左半之所从。「魚」旁「火」形寫成「大」，在唐宋文字資料中十分常見，例如「蘇」(蘇·唐顏真卿〈元結碑〉)、
「溪」(漁·北宋蘇東坡〈醉翁亭記碑〉)。

石鼓文〈汧毆〉原文為：「黃白其鱒(鯁、鮒)，有鱒有鮒。」《字彙》的「鱒」原篆作「𩺰」，右半顯然不應从「專」。楷書的「專」實來自於古文字的「專」，字形作「𩺰」(番生簋蓋／集成 4326)、「𩺰」(郭語 1.28)、「𩺰」(上 2.容.36)，《說

⁶⁶ 明·張自烈撰，清·廖文英編，董琨整理：《正字通》，頁 1353。

⁶⁷ 清·張玉書等撰，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康熙字典：檢索本》，頁 1477。

⁶⁸ 參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編：〈B05954 鮒〉，《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網站，2017 年 11 月，網址：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jA1OTU0 (2022 年 1 月 5 日上網)。

⁶⁹ 明·焦竑：《俗書刊誤》，卷 7，頁 6。

文》亦有「專」而無「專」，⁷⁰有「敷」而無「敷」。⁷¹「𩺰」右半無疑應釋「旁」，古文字中類似的寫法如「𩺰」（秦政伯喪戈／近二 1248）、「𩺰」（妣璽每簋／集成 3845）。《說文》云：「𩺰，赤尾魚。从魚方聲。𩺰，𩺰或从旁。」⁷²將「𩺰」列為「𩺰」之異體，石鼓文的「𩺰」當即《說文》所言的赤尾魚。

2、透過前一條的說明，已知《字彙》的「𩺰」乃「𩺰」的誤釋。《字彙》自言「𩺰」字文例為「黃帛其𩺰」，但石鼓文〈汧毘〉原文為「黃白其𩺰，有𩺰有𩺰」，「其」字後為「𩺰」而非「𩺰」。我們將「𩺰」稱 A，「𩺰」稱 B，藉以辨析《字彙》對「𩺰」字的解說，如下：

𩺰	周宣王石鼓文「黃帛其𩺰」，注：卑連切，音邊，	鄭作「𩺰」。
B	A	B

「𩺰(A)」、「𩺰(B)」明顯是寫法、讀音、文例均不同的兩個字。由圖表可知，《字彙》對「𩺰」的說解，實已將「𩺰」(A)與「𩺰」(B)二字混淆在一起。

綜上所述，《字彙》中石鼓文的「𩺰」實為「𩺰」字。教育部《異體字字典》在「𩺰」字中所錄的「𩺰」、「𩺰」，均是宋代學者的誤釋。

五、《字彙》載石鼓文字的價值

石鼓文從唐代出土之後，李白、杜甫、韓愈等著名詩人都曾撰文歌頌其內容。到了宋代開始出現釋讀形義的專門著作，例如鄭樵《石鼓文考》、王厚之《石鼓文釋音》、郭忠恕《石鼓釋文》、程大昌《岐陽石鼓文考》等。⁷³元代以後，文字學研究者在編纂字典或文字編時，已開始留意到石鼓文字形，楊桓《六書統》在「天」、「其」、「隹」、「射」、「中」、「麀」、「𩺰」等三十餘處引及石鼓文。以收羅出土文獻字形為

⁷⁰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總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頁 122。

⁷¹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總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頁 124。

⁷²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總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頁 583-584。

⁷³ 關於宋代石鼓文研究成果的彙整，可參徐寶貴：《石鼓文整理研究》，頁 870-874。

主的吾丘衍《續古篆韻》一書，更是引用石鼓文多達 140 例。⁷⁴但可惜的是，《六書統》是由《說文》學所發展而來的著作，專業性高，非一般人能取資使用。《續古篆韻》雖廣蒐石鼓文、詛楚文、秦石刻字形，但只存錄古文字構形與楷書字頭，對字詞沒有任何形音義的說解。到了明代，石鼓文著作蠡出並作，據徐寶貴《石鼓文整理研究》統計，相關研究資料多達 76 種，⁷⁵研究之盛可見一斑。

另一方面，宋代以後大型字書蓬勃發展，收字雖屢創新高，⁷⁶但卻無一納入石鼓文字。明代的大型字典，在部首、收字體例上取得重大突破。過去以《說文》為架構的字書，部首繁冗，收字雜亂，讀者常為了檢索一字而翻遍全書。梅膺祚《字彙》加以改革，減併部首，部首與部內之字均依筆劃排列，其後《正字通》、《康熙字典》乃至於近代許多字書、辭典，多依其體例。梅膺祚提高字典的便利性，對於推行漢字書寫與教學，具有高度貢獻。

梅膺祚《字彙》是第一本正式採納石鼓文的大型字典，此為慧眼獨具之創舉。《字彙》採錄石鼓文字，意味石鼓文價值備受重視，連市井民眾亦知曉「石鼓」之盛名，也想學習其寫法，如《字彙》云：「衍，見周宣王石鼓文，注云：『衍，籀文道字。』」（參附錄第 33 條，簡稱為附錄.33，後文均參照此例）「衍」是「道」字的一種異體寫法，石鼓文的「衍」可說是秦漢以後學者首次認識這種「道」字寫法的關鍵材料。⁷⁷

梅膺祚除了載錄石鼓文字形，有時還能辨析文字，例如「衡」（申.172）字云：

⁷⁴ 《六書統》、《續古篆韻》引用石鼓文次數之統計，筆者乃取資於「《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搜尋系統，網址：<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

⁷⁵ 徐寶貴：《石鼓文整理研究》，頁 876-880。

⁷⁶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有 9353 字，晉呂忱《字林》有 12824 字，南朝梁顧野王《玉篇》有 22726 字，遼釋行均《龍龕手鑑》有 26430 字，宋陳彭年《廣韻》有 26194 字，宋司馬光《類篇》有 31319 字，宋丁度《集韻》有 53525 字，金韓道昭《改併五音聚韻四聲篇海》有 35189 字，明梅膺祚《字彙》有 33179 字，明張自烈《正字通》有 33549 字，清張玉書等《康熙字典》有 47035 字，徐中舒等《漢語大字典》56000 多字，2010 年所公布的第二版《漢語大字典》收字已達 60370 字。字數統計參王寧：《漢字構形學講座》（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3），頁 184。

⁷⁷ 「衍」在戰國文字大量出現，石鼓文的「衍（道）」為釋讀提供關鍵性證據。關於戰國文字的「衍」可參曾憲通、陳偉武主編：《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9），頁 983-993。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 536-537。

「見周宣王石鼓文，疑是『尊』字，此恐譌。」(附錄.34)已明白指出「衡」字實為「尊」的譌誤。石鼓文一共出現四次「尊」字(附錄.7)，卻未見「衡」，可見「衡」確實是訛字。

此外，這些被《字彙》所收錄的難字，例如「𨮒」(U+24FBE)、「𨮑」(U+29971)、「𨮒」(U+298DC)、「𨮑」(U+29676)、「𨮑」(U+21B52)、「𨮑」(U+21DDA)等，也正因《字彙》之故，而具有專屬的統漢碼(Unihan)，能在電腦中輸入、檢索，十分便利。

此外，《字彙》徵引宋代重要學者對石鼓文的考釋意見，例如載鄭樵《石鼓文考》之說多達 26 例，該書已亡佚不傳，更顯出《字彙》保留古代文獻的價值。

六、對於後世辭書編纂的反省

《字彙》是辭書學史上劃時代的著作，從其收錄石鼓文字形的情況來看，對後世大型異體字典的編纂，有以下幾點啟發：

(一) 體例：「一字異體散見各部」不利於異體情況的呈現

《字彙》依 214 部首歸字，部內之字依筆劃順序排列，一字一形，並對單字音義進行簡要說明。「一字異體散見各部」的體例，讓單字的各種異體被迫拆放在不同位置，舉例來說，「勇」的異體有「勗」(子.力部.142)、「𨮑」(卯.戈部.63)、「𨮑」(卯.戈部.64)三種，除了「勗」列於「勇」字之後外，「𨮑」(五畫)和「𨮑」(七畫)則置於「戈部」，讓同一「勇」字的異體卻被分散於三處。

又如，「陳」(戌.阜部.68)字的異體有「𨮑」(酉.車部.147)、「𨮑」(酉.車部.147)、「𨮑」(酉.辵部.176)、「𨮑」(戌.阜部.61)等，被放置在四個不同位置，讀者不只查考不便，也很難一窺異體全貌。教育部《異體字字典》在處理「勇」與「陳」的異體字時，便把散見各卷的異體資料彙整起來，便利讀者，一新耳目。

(二) 難字：有疑義的字，毋須執意收錄

對於前述的「戠」、「戠」，《字彙》還能以「古『勇』字」解釋，但如果換成難度較高的石鼓文，例如：

- 囟，見周宣王石鼓文，音義未詳。(附錄.1)
- 徼，見周宣王石鼓文，薛作「徼」。鄭云：「徼」，未詳音義。(附錄.11)
- 𠄎，見周宣王石鼓文，音義無考。(附錄.22)
- 庸，見周宣王石鼓文，薛作庸，鄭云：庸，未詳音義。(附錄.24)
- 𦉳，見周宣王石鼓文，薛作莽，郭云：「恐是莽，莽草之相糾者」，鄭本作「𦉳」，今省作莫，或作草，未審孰是。(附錄.31)
- 獮，見周宣王石鼓文，音義未詳。(附錄.35)

梅膺祚只能以「音義未詳」、「未詳音義」、「音義無考」、「未審孰是」留存其形，至於音義詮解，無法具體作出判斷。此舉雖能看出梅膺祚承襲《說文》「其所不知，蓋闕如也」⁷⁸的謹慎態度，但收錄這類音義未詳字詞，對檢索者沒有太多的實質助益，日常生活中亦不可能使用。因此，出土文獻中學界尚未能有定論的字詞，後世字書編纂者，誠不必強行納入。

(三) 字形：不曾實際存在的字，應予以剔除與辨明

大型字典的編纂多半都是站在前人基礎上，廣蒐異體、持續增補，例如 2010 年所公布的第二版《漢語大字典：九卷本》收字已達 60370 字，⁷⁹此亦字書收字越來越多之故。

對於前代字書已收的構形，後世編纂者要視而不見，確實令人掙扎。但筆者認為，字書編纂者彙整過程中應辨明材料的可信度，譬如前述「陳」的異體「𨔵」(西車部.147)，這顯然是從「𨔵」衍伸而來的一種訛寫，第二版《漢語大字典：九卷本》就釋該形為「陳」之異體，甚是。

⁷⁸ 語見《說文解字敘》，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總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頁 773。

⁷⁹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纂：《漢語大字典：九卷本》(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頁 17。

比起俗字、偏旁替換、簡化、繁化所形成的各類異體字，收錄石鼓文一類先秦古文字，其問題更加複雜，因為它牽涉到隸定與釋讀的古文字專業領域。透過筆者前述所辨析的石鼓文字，可發現《字彙》所收的字形，很大一部分實為前代學者的誤釋，字形不曾實際存在過。⁸⁰

梅膺祚身為明代的辭書學家，處理先秦古文字時，必然受到各種主、客觀條件的制約。然而四百年後的今日，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已大量出現，編纂大型字典時，不能將錯就錯，應主動將這些誤釋字剔除。若顧慮到《字彙》以後的大型辭書如《正字通》、《康熙字典》、《中文大辭典》均已沿用，一時間難以割捨，那麼也應辨析其中的錯誤，向讀者說明，以免使文字源流造成紊亂。例如《字彙》所收石鼓文的「𠄎」字（附錄.2），會讓人誤以為古文字中「宣」有从「宀」的寫法，實則不然。

（四）錄字：除非必要，否則毋需為古文字硬造出楷書字形

《說文》基本上以小篆為字頭，⁸¹梅膺祚為了強化字書的便利性與實用性，以明代通行的楷書為字頭，但楷書是隸變後的文字，和古文字寫法在字體、結構、筆畫都有著很大的差異。若該古文字形，在隸變後已有相應的寫法，⁸²則不必依形隸定，硬為古文字創造出楷書，例如《字彙》云：「𠄎，周宣王石鼓文：『王云籀𠄎，𠄎淖淵文』，『皮』字借作『被』音。」（附錄.4）可見梅膺祚清楚知道此字就是「皮」，但他仍選擇將「𠄎」以依形隸定的方式造出「𠄎」字。事實上該字「口」和「又」中間的結構，不管是作「力」還是「刀」均不適切。左半偏旁容易與「另」字混淆。《字彙》本有「皮」字，「𠄎」字最佳的處理方式，是放在《字彙》「皮」字下，標明出處為石鼓文，沒有另造「𠄎」的必要，因為「皮」字的楷書從來不曾以「𠄎」

⁸⁰ 例如《字彙》把「𠄎」隸定成「𠄎」，事實上右半很明顯是从「專」而非「𠄎」，文字系統中也不曾有過「𠄎」字。

⁸¹ 即《說文·敘》所謂「今敘篆文，合以古籀」。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總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頁 771。

⁸² 不是所有古文字在隸變後都有相應的寫法，例如楚簡中表示「失」的「𠄎」（包.80），在秦統一後便廢棄不用。因此要以楷書結構隸定已死亡的文字，這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表示。

又如《字彙》云：「駮，見周宣王石鼓文，鄭云：『作「馭」』。」（附錄.50）該字石鼓文出現兩次，分別為「」與「」，左半从「馬」沒有疑義，而右半是从「鞭」字，「鞭」甲骨文寫成「」（商.乙.7680）字从「鞭」的象形初文、丙聲，金文作「」（西周中.九年衛鼎.集成 02831），將原本的「丙」聲逐漸改易為「冕」聲，⁸³清華簡（肆）《筮法》簡 5 作「」，這個偏旁後來隸書中演變成「更」。⁸⁴《字彙》將「」與「」釋作「駮」固然不能成立，然而要以楷書新造一個能表示从支、冕聲的單字也著實困難。既然鄭樵已正確釋出「馭」，那麼該字大可直接置於「馭」字之下，⁸⁵說明字見於石鼓文，並對字形結構略加說明。

七、《字彙》收石鼓文所面臨的困境與缺失

作為第一本收錄石鼓文字的大型字書，《字彙》勇於創新、慧眼獨具，著實令人敬佩，但也必須承認，梅膺祚仍有許多不足之處，例如：

（一）對古文字構形缺乏通盤認識

石鼓文是春秋時代的文獻，⁸⁶欲將其構形納入字書，首先要能隸定字形與釋讀文本，梅膺祚是辭書學家而非古文字學家，對於構形分析常有失誤，或只能照錄宋代學者的意見，在缺乏審辨的能力下，釋字結論自然不夠精確。例如《字彙》對「」

⁸³ 季旭昇：《說文新證》，頁 188。

⁸⁴ 李紅薇：《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集釋及字表》（長春：吉林大學中國史學科專業碩士論文，2015），頁 63。

⁸⁵ 「」字右半即是楷書中的「更」，因此隸定成「駮」，視為「馭」的異體字亦可。

⁸⁶ 必須留意的是，石鼓文上的詩作與刻石並非同一時間的產物，羅君惕認為詩作是佚詩，而石鼓則是秦人所刻，已將二者時代區分開來。裘錫圭認為詩是秦襄公時所作，而刻石則是襄公後人所為，此說可能更接近事實。羅君惕：〈秦刻十碣時代考〉，《考古》2（1935），頁 98-106。裘錫圭：〈關於石鼓文的時代問題〉，《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1995.2），頁 48。

(附錄.54)的說解，實已混淆「鱗」與「鱗」，「鱗」是卑連反，「鱗」是並呼反，形音義均不同。又如「遼」(附錄.43)，「𨔵」與「遼」乍看字形非常近似，但字當隸定作「逮」而非「遼」。「毆」字(附錄.28)，右半無疑應从「殳」，石鼓文「毆」(𨔵)的寫法與《說文》無別(毆)，此失誤實不應發生。「葦」字(附錄.31)，既然梅膺祚已將中間結構釋作「草」，則正文中不必再錄郭忠恕釋「莽」與鄭樵釋「莫」等異說，平添混亂。

(一) 因字形傳寫失真而致誤

《字彙》所收錄的石刻、碑帖、摹本等資料，都是靠傳抄刻印，容易因各種因素而漸失原貌，張自烈在《正字通·凡例》即已指出歷代學者所收錄石鼓文、詛楚文等古文字材料，很大一部分「傳寫代更，摹畫屢變，未可盡信」。⁸⁷依本文的研究，《字彙》將「𨔵」楷定成「囟」(附錄.1)，「𨔵」楷定成「嗣」(附錄.6)，「耆」楷定成「眚」(附錄.8)，「𨔵」楷定成「齏」(附錄.25)，「𨔵」楷定成「趕」(附錄.36)，「𨔵」楷定成「陟」(附錄.44)，「𨔵」楷定成「鱗」(附錄.54)，均為誤釋，可能受到失真字形所影響。

(二) 未善盡回覈石鼓文拓本的工作

梅膺祚《字彙》博採眾書，共計收字 33179 字，⁸⁸大抵只能彙整資料，未能一一回覈出處。《字彙》有多條出處均參自《俗書刊誤·卷七·略記字始(石鼓文)》，焦竑開宗明義即云：「石鼓字尤難識」，⁸⁹故結論可議者不少，《字彙》照錄其說，未善盡回覈工作，遂致其誤。例如說解「鱗」時，誤引成「鱗」字的文例與字音，著錄了「旒」(附錄.47)和「翰」(附錄.48)、「尊」(附錄.7)和「衡」(附錄.43)等異體，但這些分屬兩個字頭的單字，於石鼓文中根本都是同一字，只是宋代學者對隸定的看法不同。又如收錄「宣」的石鼓文異體「𨔵」(附錄.2)，字从「宀」不从「宀」，

⁸⁷ 明·張自烈撰，清·廖文英編，董琨整理：《正字通》，頁 24。

⁸⁸ 參明·梅膺祚：《字彙》，首卷，頁 2。

⁸⁹ 明·焦竑：《俗書刊誤》，卷 7，頁 6。

實乃原石殘損而導致字形殘泐，非「宣」有从「宀」之異體寫法。若梅膺祚能一一覈對石鼓文之原文、拓本、字形，相信這些錯誤均能避免。

當然，我們並不是要苛責梅膺祚，他身處仍將石鼓文視為周宣王文物的明代，古文字研究的水平與視野，均不能與今日等量齊觀，梅膺祚受到各種主客觀條件的制約。《字彙》乃第一本收錄石鼓文的大型字書，開創之舉，功不可沒，大醇小疵，在所難免。且梅膺祚是辭書學家，《字彙》的編纂宗旨在廣泛收羅異體構形，而不在考辨古文字。石鼓文字只是整本《字彙》中的一小部分，要為三萬餘字一一追本溯源，恐非一人之力所能企及。

八、結語

歷代字書像是一條廣納百川之浩浩古流，淵遠流長、綿延不絕。石鼓文則為裂地而出的新泉，波光粼粼，耀眼奪目。新泉終將與古流相接，匯歸汪洋大海，在新泉與古流的交會處，《字彙》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字彙》將部首整併為 214 部，是辭書學史上劃時代的著作，同時也是第一本引用石鼓的大型字書。依據本文的研究，梅膺祚著錄石鼓文共計 54 條，藉由《字彙》的引用，使石鼓文的影響力超越古文字學範疇，進入市民大眾的生活，具有普及古文字知識的卓越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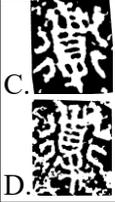
梅膺祚對於石鼓文的理解，確實存在一些瑕疵。他生長在古文字材料尚不發達的明代，他往往只能著錄前代學者見解，自己未能有定見，又未進行回核拓本的工作，是以釋字多所疏漏。尤其《字彙》以楷書錄字，而石鼓文則是沒有經過隸變洗禮的古文字，梅膺祚選擇將字採依形隸定而納入《字彙》，故產生許多扞格。許多古文字在演變過程中被廢棄而成為死文字，或在隸楷之中缺乏相應的寫法，梅膺祚又該如何在千餘年後，為這些早已不用的字，創製一個適當又能讓大家普遍接受的楷書寫法呢？這是他所面臨的難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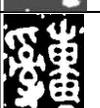
經過本文的研究，可以發現《字彙》所著錄的部分怪異字形，實為後代人的誤釋，不足採信。清人朱彝尊在《曝書亭集》指出：「小學之不講，俗書繁興。三家村夫子，挾梅膺祚之《字彙》、張自烈之《正字通》，以為兔園冊府，問奇字者歸焉，可為齒冷目張也。」⁹⁰《字彙》中一些奇形怪字，很可能來源具有疑義，學究以冷僻構形賣弄學問，炫人耳目，此極為荒謬。因此，今日編纂大型字典時，宜審慎考察前代字書的收字來源、釋形對錯。將已知有誤的字頭予以刪除，不應以「後代字書均沿用」，而承襲前人之誤，讓根本不曾實際存在的字納進字書，使漢字演變源流造成紊亂。

⁹⁰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5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 143。

附錄：《字彙》引石鼓文一覽表

編號	單字	部首篇卷	《字彙》原文	石鼓文原篆	石鼓文文例	今訂
1	囟	字.32	周宣王石鼓文：「其求囟」，薛作「首」，鄭作「適」，即「直」字。		〈車工〉「其來適=」	適
2	宣	子.109	見周宣王石鼓文，注作「宣」。		〈鑾車〉「廓(囟)口宣搏」	宣
3	囟	子.155	見周宣王石鼓文，音義未詳。	A.  B. 	〈田車〉「君子囟(攸)樂」 〈作原〉「穢穢囟罟」	囟
4	𠂔	又子.182	周宣王石鼓文：「王云籀𠂔，𠂔淖淵文」，「皮」字借作「被」音。	A.  B.  C. 	A. 〈汧毆〉「承彼淖淵」 B. 〈作原〉「帥皮阪口」 C. 〈馬薦〉「虹口皮口」	皮
5	汪	土丑.84	見周宣王石鼓文，郭云：「籀文『洋』字」。		〈汧毆〉「汪=漚=」	汪
6	嗣	寸寅.37	見周宣王石鼓文，鄭云：「今作『治』字。」施云：「案《古文孝經》『治』字作『嗣』，與此小異」。		〈作原〉「道 ^追 我嗣」	嗣
7	導	寸寅.37	即「導」字，見周宣王石鼓文。	A.  B. 	A. 〈作原〉「道 ^追 我嗣」 B. 〈作原〉「口口 ^熱 道」 C. 〈吾水〉「吾道既平」 D. 〈吾水〉「吾其 ^專 (?)道」	導

						
8	𡗗	山寅.63	見周宣王石鼓文，鄭云：「即『𡗗』字」。		〈鑾車〉「𡗗車載術」	𡗗
9	𡗗	山寅.79	見周宣王石鼓文，石本作「𡗗」，施云：「《說文》呼骨反，疾也」，薛作「華」字，鄭云：「即『拜』字」。		〈鑾車〉「𡗗歛□□」	𡗗
10	廓	广寅.134	見周宣王石鼓文，薛云：「作『廓』」，或云：「即『廓』字」。		〈靈雨〉「□□自廓」 〈鑾車〉「廓(鹵)□宣搏。」	廓
11	𡗗	彳寅.168	見周宣王石鼓文，薛作「𡗗」。鄭云：「𡗗」，未詳音義。		〈作原〉「𡗗𡗗𡗗𡗗」	𡗗
12	憊	心卯.47	同上(憊)，見周宣王石鼓文。		〈吳人〉「吳(虞)人憊(憊-慎)亟」	憊
13	𡗗	心卯.58	見周宣王石鼓文，薛作「𡗗」，鄭云：「今作『𡗗』」。		〈作原〉「為所旂𡗗」	𡗗
14	𡗗	支卯.136	見周宣王石鼓文，鄭云：「𡗗，今作『禦』」。		〈靈雨〉「其奔其𡗗」	𡗗
15	𡗗	木辰.84	見周宣王石鼓文，薛作「華」，鄭云亦作「𡗗」。		〈乍原〉「亞箬其華」	華
16	𡗗	比辰.162	式至切，音試。獸似狸，又周宣王石鼓文注：「田若反，音鐸。」		〈汧毆〉「𡗗之𡗗=」	𡗗
17	𡗗	水巳.49	見周宣王石鼓文，鄭云：「今作『集』」。		〈靈雨〉「盈𡗗濟濟」	𡗗
18	𡗗	水巳.59	即「流」字，見周宣王石鼓文。		A. 〈靈雨〉「流迄滂滂」 B. 〈靈雨〉「涉馬□流」	流

						
19	瀉	水 巳.78	見周宣王石鼓文，鄭云：「瀉，即『漫』字」。		〈汧毆〉「瀉有小魚」	瀉
20	澠	水 巳.85	周宣王石鼓文，君子澠之，注：籀文魚从寸。		〈汧毆〉「君子漁之」	澠
21	溼	水 巳.85	見周宣王石鼓文，鄭云：「今作『滋』」，郭云「濕」。		〈鑾車〉「原溼（隰）陰陽」	溼
22	𨾏	火 巳.125	見周宣王石鼓文，音義無考。		〈車工〉「𨾏𨾏𨾏=（𨾏𨾏）」	𨾏
23	獻	犬 巳.166	見周宣王石鼓文，薛作「獻」字。		〈吳人〉「□獻用□」	獻
24	庸	用 午.48	見周宣王石鼓文，薛作「庸」，鄭云：「庸，未詳音義」。		〈吾水〉「  □康康」	康
25	𨾏	田 午.62	𨾏，音義與曠同。石鼓文：「原隰既坦，疆理𨾏𨾏」。		〈吳人〉「原隰既坦，疆理𨾏𨾏」	𨾏
26	𨾏	白 午.95	見周宣王石鼓文，注：𨾏，即「𨾏」字。		〈汧毆〉「帛（白）魚𨾏=（𨾏𨾏）」	𨾏
27	𨾏	矢 午.141	見周宣王石鼓文，郭云：「𨾏」，籀文「族」字。鄭云：「𨾏」，疑即「族」字，借作「𨾏」耳。		〈鑾車〉「射之𨾏𨾏」	𨾏
28	毆	矢 午.142	見周宣王石鼓文，王云：即「也」字。	A.  B. 	A. 〈汧毆〉「汧毆沔=」 B. 〈靈雨〉「汧毆汧汧」	毆
29	𨾏	矢 午.142	見周宣王石鼓文，薛、鄭本皆闕而不音，施		〈而師〉「滔=是𨾏」	𨾏

			云：「按《說文》，古『熾』字，與此相類。」			
30	章	耳未.145	見周宣王石鼓文，薛作「高」，按〈碧落碑〉「高」字同此，鄭云：「今作『享』」。		〈吳人〉「曾受其章（庸）」	郭／ 墀／ 壩
31	葦	艸申.49	見周宣王石鼓文，薛作「莽」，郭云：「恐是『莽，莽草之相糾者』」，鄭本作「葦」，今省作「莫」，或作「草」，未審孰是。		〈作原〉「□□□葦（草）」	葦
32	薦	艸申.101	見周宣王石鼓文，鄭云：「今省作『薦』」。		〈馬薦〉「騶騶馬薦（薦）」	薦
33	衍	行申.168	見周宣王石鼓文，注云：「衍，籀文『道』字」。	A.  B. 	A. 〈靈雨〉 「佳舟以道」 B. 〈吾水〉 「遒其周道」	道
34	衡	行申.172	見周宣王石鼓文，疑是「導」字，此恐譌。	A.  B.  C.  D. 	A. 〈作原〉「道 _追 我 _嗣 」 B. 〈作原〉「□□ _執 道」 C. 〈吾水〉「吾道既平」 D. 〈吾水〉「吾其 _勇 （？）道」	導
35	獬	豕酉.77	見周宣王石鼓文，音義未詳。		〈車工〉「射其獬蜀」	獬
36	趨	走酉.104	即趣字，周宣王石鼓文「趨趨六馬」。		〈鑾車〉「趨趨駱馬」	趨
37	趨	走酉.112	見周宣王石鼓文：鄭云：「『趨』作『博』」，或云：「即『遒』字」。		〈汧毆〉「 _埜 =趨=」	趨

38	趨	走酉.113	見周宣王石鼓文，薛作散字，鄭作趨字。		〈汧毆〉「其旂趨趨」	趨
39	趨	走酉.114	見周宣王石鼓文，鄭云作「奔」，或作「走」。		〈田車〉「其口趨口」	奔／走
40	迳	走酉.173	見周宣王石鼓文。迳，今作徐。		〈轡車〉「迳口如虎」	迳
41	迪	走酉.176	見周宣王石鼓文，鄭云：「迪」，今作狗。		〈吾水〉「口馬既迪」	迪
42	邀	走酉.192	五可切，音我，周宣王石鼓文：邀車既工。		〈車工〉「即邀即時」	邀
43	遑	走酉.184	即歸字。周宣王《石鼓文》：「舫舟西遑。」		〈靈雨〉「舫舟凶遑」	遑
44	陟	阜戌.61	見周宣王石鼓文，鄭作「陟」，今作「陸」，薛作陟籀文。		〈田車〉「避（吾）戎止陟（顛）」	陟
45	阪	阜戌.64	象呂切，音序。見周宣王石鼓文。		〈作原〉「帥皮阪口」	阪
46	霧	雨戌.101	見周宣王石鼓文，薛作「霧」，郭云：恐是籀文「霾」字。		〈吾水〉「四輪霧霧」	霧
47	旛	飛戌.165	石鼓文：「旛旛霧霧」，音義與「翰」同。		〈吾水〉「四輪霧霧」	翰
48	翰	飛戌.165	見周宣王石鼓文，郭云：「籀文『翰』从飛」。		〈吾水〉「四輪霧霧」	翰
49	駢	馬亥.12	周宣王石鼓文，「避馬既駢」鄭音寶，郭云：「恐是籀文『駒』字」。		〈車工〉「吾馬既駢」	駢
50	駢	馬亥.17	見周宣王石鼓文，鄭云：「作『駢』」。	A.  B. 	A. 〈轡車〉「徒駢孔庶」 B. 〈靈雨〉「徒駢湯湯」	駢／駢

51	駮	馬 亥.21	見周宣王石鼓文，鄭音「遯」。		〈吾水〉「右駮駮駮」	駮
52	驥	馬 亥.24	見周宣王石鼓文，鄭音「劑」。		〈馬薦〉「驥驥馬薦」	驥
53	鯢	魚 亥.72	周宣王石鼓文，又鯢又鯢，鄭云：「『鯢』即『鮪』」。		〈汧毆〉「有鯢有鯢」	鯢
54	鱗	魚 亥.80	周宣王石鼓文，黃帛其鱗，注：「卑連切，音邊」，鄭作「鮒」。		〈汧毆〉「黃白其鱗」	鱗／ 鮒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 漢·毛公傳，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詩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 漢·何休注，唐·徐彥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公羊傳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78。
-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總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
- 唐·陸德明、黃焯、黃延祖彙校：《經典釋文彙校》，北京：中華書局，2006。
- 宋·章樵：《古文苑》，臺北：鼎文書局，1973。
- 宋·陳彭年撰，余迺永校注：《新校互註宋本廣韻（定稿本）》，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
- 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21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明·張自烈撰，清·廖文英編，董琨整理：《正字通》，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6。
- 明·梅膺祚：《字彙》，臺北：世界書局，2018。
- 明·焦竑：《俗書刊誤》，收入《四庫善本叢書初編》第5帙第38冊，臺北：四庫善本叢書館，1958。
- 明·樊騰鳳：《五方元音》，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小學類》第219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
- 清·尹彭壽：《石鼓文音訓集證》，收入山東文獻集成編纂委員會編：《山東文獻集成》第4輯第22冊，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1。
-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25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清·張玉書等撰，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康熙字典：檢索本》，北京：中華書局，2010。

清·趙克宜纂輯：《角山樓蘇詩評註彙鈔》，臺北：新興書局，1967。

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全唐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纂：《漢語大字典：九卷本》，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

二、近人論著

(一) 專書、論文

王寧：《漢字構形學講座》，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3。

* 王輝：《秦出土文獻編年》，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

吳銘：《廣雅新證》，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學科專業博士論文，2017。

* 巫俊勳：《《字彙》編纂理論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

李紅薇：《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集釋及字表》，長春：吉林大學中國史學科專業碩士論文，2015。

* 李學勤：《字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

* 周豔紅：〈《字彙》訛誤類析〉，《石家莊學院學報》2（2014.3），頁 84-87。

* 季旭昇：《說文新證》，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

* 徐寶貴：《石鼓文整理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

馬向欣：《六朝別字記新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

* 高佑仁：《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曹沫之陣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

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商承祚：《石刻篆文編》，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

商承祚：〈《石刻篆文編》字說（二十七則）〉，《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1980.3），頁 89-96。另收入《古文字研究》第 5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211-223。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詛楚文考釋》，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9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

陳怡如：《〈正字通〉正補《字彙》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1。

曾憲通、陳偉武主編：《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9。

*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裘錫圭：〈關於石鼓文的時代問題〉，《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1995.2），頁40-48。

鄒艷：〈《字彙》在字典編纂法上的創新〉，《辭書研究》5（1983.9），頁135-142。

暨慧琳：《〈說文古籀疏證〉研究》，廈門：廈門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學科專業碩士論文，2017。

臧克和、郭瑞主編：《秦漢六朝字形譜》，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

齊明芸：《先秦石刻文字研究》，長春：吉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學科專業碩士論文，2015。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修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潘重規：《敦煌俗字譜》，臺北：石門圖書公司，1978。

鄧瑾繁：《〈字彙〉釋義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學科專業碩士論文，2016。

羅君揚：〈秦刻十碣時代考〉，《考古》2（1935），頁98-106。

〔日〕古屋昭弘：〈《字彙》與明代吳方音〉，收入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論叢編委會編：《語言學論叢》第20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頁139-148。

（二）網路資源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站，網址：<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

《瀚堂典藏》網站，網址：<http://www.hytung.cn/>。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文字拓本》網站，網址：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imgsrv/takuhon/t_menu.html（2022年1月13日上網）。

張傳官：《〈肩水金關漢簡（伍）〉所見《急就篇》殘簡輯校——出土散見《急就篇》

資料輯錄（續），《復旦網》網站，2016年8月26日，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2884>（2022年1月5日上網）。

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編：《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網站，2017年11月，網址：<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home.do>（2022年1月5日上網）。

黃傑：〈石鼓文「其寫」考〉，《武漢大學簡帛網》網站，2013年5月15日，網址：<http://www.bsm.org.cn/?guwenzi/6032.html>（2022年12月10日上網）。

董珊：〈石鼓文考證〉，《復旦網》網站，2009年4月29日，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776>（2022年12月10日上網）。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Huang De Kuan, *Gu Wen Zi Pu Xi Shu Zheng* [Dictionary of the Pedigree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7).
- Ji Xu Sheng, *Shuo Wen Xin Zheng* [New Certificate of Shuo Wen] (Taipei: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 2014).
- Kao You Ren, *Shang Hai Bo Wu Guan Cang Zhan Guo Chu Zhu Shu (Si) Cao Mo Zhi Zhen Yan Jiu* [The Research of Shanghai Museum Chu Bamboo Slips (Four) Cao Mo Zhi Zhen] (Taipei: Hua Mu Lan Culture Publishing Co., 2008).
- Li Xue Qin, *Zi Yuan* [Etymology] (Tianjin: Tianjin Ancient Works Publishing House, 2012).
- Liu Zhao, *Gu Wen Zi Gou Xing Xue (Xiu Ding Ben)* [The Configuration of Ancient Characters]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1).
- Qiu Xi Gui, "On the Issues of the Times in Script of Stone Drum", *Chinese Culture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1 (Nov. 1995), pp. 40-48.
- Wang Hui, *Qin Chu Tu Wen Xian Bian Nian* [Chronology of Unearthed Documents in the State of Qin] (Taipei: Shin Wen Feng Publishing Co., 2000).
- Wu Jun Xun, "*Zi Hui*" *Bian Zuan Li Lun Yan Jiu* [Research on Compilation Theory of Zi Hui] (Taipei: Hua Mu Lan Culture Publishing Co., 2007).
- Xu Bao Gui, *Shi Gu Wen Zheng Li Yan Jiu* [Study on the Arrangement of Script of Stone Drum]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2008).
- Zhou Yan Hong, "Comments on Errors in Zi Hui", *Journal of Shijiazhuang University* 2 (Mar. 2014), pp. 84-87.